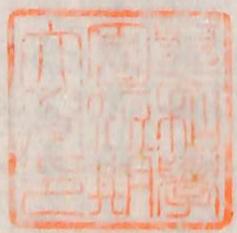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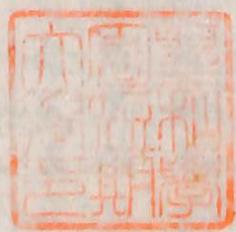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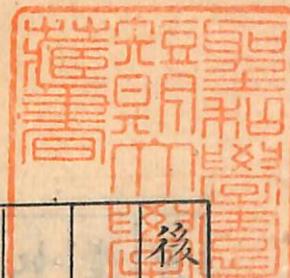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一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八

外制

葉夢鴻制兵部尚書兼職依舊

春闈以行藝造士拔其英華夏卿有文武全才付之
衡尺屬方峻事爰命為真具官某學者師模儒之鴻
碩嘗典三禮古之伯更后夔及擁雙旌今之陽城元
結最先諸老而召來從吾兒之游遂陟文昌俾司俊
造八伯樂無非冀野之龍媒號陸氏莊不下唐朝
之虎榜卿亦勞止朕甚嘉之褒鑒裁而出綸冠履班
而壹組及閒暇而簡稽軍實以公平而甄叙人材苟

匯名流曷膺高選噫時方經武固資折父之爪牙官
曰納言無愧尚書之喉舌所優為者其往欽哉可

包恢除禮部侍郎兼職依舊

禮有崇卑等以肅君臣上下之分國所尊事其可無
老成典刑之人亦既優為宜加真拜具官某聞師密
授得父單傳逮精舍之久荒儀靈光之獨在和順所
積居然有德而有言精悍不衰靡煩祝哽而祝噎雖
奴隸知為清白非磨涅所能磷縕晚就蒲輪徑持荷
橐囊封應詔凜然言議風旨之間綿蕘草儀出於制
度文為之外所謂藥石愛我夫豈玉帛云乎積望推

重於一時落權奚待於滿歲噫刺經作制可以洗諸
儒聚訟之譏析句分章未若陳大人格非之說顧如
耆雋寧假訓辭可

徐經孫除刑部侍郎兼職依舊

式啟爾獄久煩閑實於祥刑明試以功迺命為於
法從疇咨偉望申錫贊書具官某介而能通仁者必
勇生漢高士之里抗志尤清有唐司訓之風持論近
厚出處了無所附麗始終莫得而磷淄偉衣從鶴禁
之游盡忠於輔導濃墨批鸞臺之勅見憚於貴權凡
有論思居多補益歲諫明游雷之示戒囊封應元日

之求賢言自躋從班實堂憲部民有矯虔姦宄無忿戾之心吏或磨淬角圭矢哀矜之意朕方欽恤卿每平反乃出綺以落權且錫擊而抗寵噫職分周典皆云帥屬於貳卿書列臯謨孰謂不傳於三后可

李廷芝除權兵部侍郎依舊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楊州

班師振旅嘉元戎十乘之還舍爵策勲峻司馬九伐之拜爰疏異渥以獎雋功具官某學以輔其天資儒而通於世務商隱楚南之檄俯視飛卿正封郾城之詩可肩韓愈聚米圖山川之險易投醪同士卒之苦

甘既環轍周行於三邊乃授鉞獨當於一面路考室築爰居之百堵民始有巢并兵攻未下之二城士不解甲其勤勞也至矣果談笑而得之因壘降崇侵疆歸魯奏捷既騰於夜報第功豈隣於夏卿朕惟羊陸之所懷徳務先施於恩信殷楮之所營綜有可乘之事機鑒陳迹之在前恢遠圖而淑後厚培根本宏立規模噫謀元帥以詩書示加重中權之意倣國人而箴訓盍務為外患之防可

廖瑩中除大理寺丞

自古大幕府多奇才漢魏則班固王粲陳琳阮瑀晉

徐朴先生大全集

與石山

則阮脩孟嘉孫楚袁宏唐則石洪溫造杜甫杜牧
本朝則強至謝絳尹殊李之儀之流皆以文墨議論
望此府爾譚津名族代有異人載筆從戎車之後轍
環三邊愈風之徼賀捷之表多出其手可謂之奇才
矣寺監之屬丞為高選而棘丞尤高肆以命爾益養
資望以對甄擢可

林彬之除寶章閣待制依舊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

書稱耆壽俊古之所嚴詩曰典刑人今其餘幾迺眷
論思之舊久安寂寞之濱嘗列通聯宜疏異渥具官

某凌雲逸氣揭日貴名射豐相之方衆人有揚鶴而
去者奏阿房之賦諸公爭墜笏而誦之拔於時髦付
以風憲青蒲諷議幡幃法家拂士之言白簡指陳凜
凜君子小人之辨遂緣緊路徑上禁除方眷注之郢
隆何疑嫌而勇退雙溪疊嶂難忘桐鄉蒸嘗之恩二
頃一區不恨汾曲田廬之薄朕念其侵尋八袞留滯
十朞困漢殿之稱觴法虞朝之上齒盼所廷一禮之
寵陟奎閣四松之班以敬高年以華晚節噫歸洛而
會貞率深嘉知足之風臨雍而拜老更尚有乞言之
禮可

翁合除直秘閣浙西提刑

熙研究堂

士大夫多重內輕外蕭汲皆漢名臣然望之則雅意本朝黜則願出入禁闈至唐則召者有登仙之美出者有驪官之歎其來久矣朕思所以矯之爾多士所宗留滯周南歲晚歸來則馮唐白首矣方有清望官之擬屬吳中灾傷朕數下寬恤之詔而官吏饕殘老弱轉徙自吳若恩德王尊范滂輩入付以勞來咨諭之任未天降名繡華遣一日並命使大夫國人皆知修名姱節如爾合者而肯為此行庶乎外臺加重矣少須右扶風無捐瘠之民有革心之吏朕又當出節

召汝可

皮明德除太社令

古者造士自國子始自貴游子弟見於書於周官者如此爾輔臣之子孝謹惟肖社令列于奉常益虞廷命樂卿教胄子之意也爾其益進于學而由於禮則而父有子矣可

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帶行御器械新差如和州陽孝信為白鹿磯賞轉翊衛大夫

有功見知人情則悅無賞不往軍志之言其官某積雁塞之威與鹿磯之捷爾執鞭弭實從大幕府之行

朕聞鼓鼙實深惜故將軍之勇超橫行之穹秩佩共理之左符噫精神彊而折衝方咨牧御髀肉生而興嘆益勉勵名尚可

皮龍榮除資政殿學士知漳州

詩書謀元帥孰知該輔之賢富貴歸故鄉徇養親之志出綸疏寵建纛啟行具官某材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遠遠巖廊賚載端委而準百僚翹館招延握手進千贊內宏開於正路外盡返於侵疆方資文武之全才共翊丕平之景運迺緣慈侍浩然忘歸未解繫機留之不可朕惟禮大臣之義為擇便安卿方

將壽母而行尤宜優異孰開相閫俾奉藩輿若昔極收合肥曾臨青社皆以公清而賦政至乎久遠而見思載衛森嚴未忘恭桑梓之意門庭洗掃自然絕爪李之嫌惟仁可以甦凋瘵之民惟廉可以洗饕墨之俗噫錦衣所至諒多夾道之觀袞繡以歸何待三年之久可

吳堅除太常丞

昔舜命伯夷其辭寃寥簡短曰直哉惟清而已此非選禮官之法歟漢初齊魯兩生良亦其人漢不能致使叔通輩為之通而知禮必不改縫掖為短後必不

稽為決而奉常典司之卿選久虛少行長事侍從門
則次補常以待天下名流爾以直道立朝以清規矯
俗是真可以典虞朝之禮而異於漢野外之儀矣豈
王帛云乎哉可

馬廷鸞除軍器監

弧矢之威見於易爻爭之制訓於周官車馬器械修
備而周中興干戈斧鉞朽鈍而唐不競然則所謂除

戎器者亦今日之急務也爾由科目進而為瀛洲學
士又進而為公府掾持文墨議論與吾大臣可否大
政事清且要矣戎監若非所以處爾顧今兵未可弭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使有司所藏皆良勁不亦可以
信國威壯軍容乎往其試哉繼有顯用可

徐復除秘書少監

國家設清望官以名勝士為之朕自庚申改紀去凶
舉相拔士滿朝而於所謂清望官者尤遴其選爾由
前御史勇去巷處且二十年他人能立初節久之不
堪率自貶而求合爾獨壯老不變於要路無一迹於

據摭秦儀以希合世主之好本朝禮制大備如南北
郊明堂辟雍如廟議如謚法微而冠昏喪祭之類或
參訂於古書或折衷於儒學或求之遠野皆著為令
稽為決而奉常典司之卿選久虛少行長事侍從門
則次補常以待天下名流爾以直道立朝以清規矯
俗是真可以典虞朝之禮而異於漢野外之儀矣豈
王帛云乎哉可

馬廷鸞除軍器監

弧矢之威見於易爻爭之制訓於周官車馬器械修
備而周中興干戈斧鉞朽鈍而唐不競然則所謂除

戎器者亦今日之急務也爾由科目進而為瀛洲學
士又進而為公府掾持文墨議論與吾大臣可否大
政事清且要矣戎監若非所以處爾顧今兵未可弭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使有司所藏皆良勁不亦可以
信國威壯軍容乎往其試哉繼有顯用可

徐復除秘書少監

國家設清望官以名勝士為之朕自庚申改紀去凶
舉相拔士滿朝而於所謂清望官者尤遴其選爾由
前御史勇去巷處且二十年他人能立初節久之不
堪率自貶而求合爾獨壯老不變於要路無一迹於

權門無一字嘗佩龍溪左待一清如水公帑露積歸裝
琴鶴而已朕聞其風而賢之羣玉山人間仙地爾昔
為青藜學士今為白頭老監豈非館閣之嘉話朝建
之盛舉歟除轍既清向用未已可

陳存除尚左郎官

皇祖有訓非郡最不除郎自乾隆至今未之有改太
末三輔之劇郡也素難治尚左列宿之長所也尤遴
選爾由館閣出牧憇棠有循吏之愛拔薤有仁者之
勇二年而與人歌之爾於難治之郡既恢乎游刃朕
於遴選之官烏得而私印哉古之善典選者曰清通

簡要今寒畯覓官卒受吏撻縱魚貫索米於長安市
皆是也往佐而長抑吏姦之伸士氣則朕為知人爾
為稱職可

張濟之除秘書丞

館閣皆號天仙惟丞與著作尤高有徑擢二監二史
者平遷亦即潛矣爾則奏賦第一父子聯名雁塔科
目之盛才學之高器識之遠詎可遠煩爾以吏事乎
朕有美官在風日不到之處非爾其誰宜為昔在漢
儒或以讀未見書為喜或有清淨寡寢之朝然則青
藜下照反不若長檠高張乎朕方儲英材於是中爾

益壠培以需甄拔可

陶夢桂除大宗正丞

朕以介弟典大宗正而又選庶姓之朝士佐焉爾以儒發身然試之事則通而無滯敏而有功其在外府扈農皆然進之司宗可謂不負丞哉之選郎宿有關朕將以次選擇可

李仁永除太府丞

士大夫求速化者多安平進者少朕於用人常以是為權度爾淳熙參與之孫有恬靖之趣無貴介之累秀眉黃髮老於常調擢寘周行所以旌故家尊高年

也進用差晚猶勝不遇可

劉夢高除司農丞

人才實難持文墨議論者易得而有志於功名與事業者難值朕所以有臨事之使之歎也爾奮起諸生周旋當世嘗著縣譜部郡符參閭畫皆有能聲扈農數告之絕爾於是時轉而為丞夫公私之積可哀痛朕與大臣之責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非長貳與其屬之職乎朕方於此觀汝可

章鑑除太常博士

士君子立身大節常於離合去就之際見之爾揭貴

益壅培以需甄拔可

陶夢桂除大宗正丞

朕以介弟典大宗正而又選庶姓之朝士佐焉爾以儒發身然試之事則通而無滯敏而有功其在外府扈農皆然進之司宗可謂不負丞哉之選郎宿有關朕將以次選擇可

李仁永除太府丞

士大夫求速化者多安平進者少朕於用人常以是為權度爾淳熙參與之孫有恬靖之趣無貴介之累秀眉黃髮老於常調擢寘周行所以旌故家尊高年

也進用差晚猶勝不遇可

劉夢高除司農丞

人才實難持文墨議論者易得而有志於功名與事業者難值朕所以有臨事之使之歎也爾奮起諸生周旋當世嘗著縣譜部郡符參閫畫皆有能聲扈農數告乏絕爾於是時轉而為丞夫公私之積可哀痛朕與大臣之責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非長貳與其屬朕與大臣之責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非長貳與其屬

之職乎朕方於此觀汝可

章鑑除太常博士

士君子立身大節常於離合去就之際見之爾揭貴

名而挾高科嘗有列於朝矣出而倅袁凶相方以多
簿錄窮隱寄廣連逮為富強堂檄三倅各行一郡爾
當之衝獨不肯受風旨且昌言其非遂觸相嗔罷去
其大節有可觀者使之橫經進之掌禮非曰為爾光
寵顧今奉常古夷夔之任宜屬之清流夫儀禮蓋曲
臺澨中諸家聚訟之案祖也謚筆亦華袞斧鉞隻字
褒貶之遺意也人將於爾有考焉可

舒有開除軍器監丞

朕於用人有所譽必有所試爾自策名以來宰瀋邑
倅藩府參聞畫試之詳矣部鑰戎丞政未酬勞昔讀

周官見其造弧矢及戈殳戟矛之屬莫不有制雖尋
尺長短該括詳備然後知先王戒不虞之意如此其
可諉曰百工之事哉等而上之進用未已可

周應合危昭德並除史館檢閱

史官惟其才而已昔曾鞏辟陳師道當時以師道未
解褐寢而不行至朕度越拘攣有自山林布衣為史
長者有起諸生為屬者爾應令爾昭德皆塲屋知名
科目命士嘗游幕府而秉檄筆屬予留意史事既命
諸老提其綱領又致兩生俾操簡牘而從焉其益竭
於三長庶有光於千載可

侍右郎官趙師光陞郎中

均之郎潛而有貢外正之異可以積勞而陞不可以一蹴而至也爾出為一路福星入應六曹列宿有司上爾資考應格宜正舍香握蘭之秩少酬持衡典銓之勞益殫乃心以振厥職可

陳仲昉除工部郎官

日卿陞辭之朝去京且三千里朕深維體羣臣之義不欲煩耆年遠役也為擇便安焉起部職清事簡亦爾舊游挽之使留優恩也引以自近美意也重陪漢廷含香之班母發唐人看桃之歎可

趙希哲辟知瓊州

瓊莞控馭海南四郡調守先邇前此官吏激黎之變而欲以補救為功爾以元僚奉檄書涉鯨浸談笑而事乎師臣推其功於爾就剖左符以鎮臨之昔季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以廉化貪也渤海多盜暴勝之衣繡持斧不能勝龔遂使民賣劔買牛而盜熄以仁勝暴也爾其典聽朕言一意緩撫溪洞皆吾赤子豈以黎母山為恨哉可

親衛大夫和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知安慶府池州都統制蘇劉義為昨在重慶全城卻

敵特授五官

曩騰戎提坐收全取勝之功今獎戰多殊媿不踰時之義雖稟元臣之方畧亦資羣師之忠勤具官某頃提師千往授井絡金城全璧數州脫鬼簿之危疆帳隕星萬里載帝冕而去相既歸哀爾亦擁麾及茲踐信賞之言示不忘前勞之意噫武爵重橫行之秩舊典可稽廉車祛法從之班中權增重可

右武大夫高州刺史左衛大將軍權知蘄州
王益為守黃授郢功特授左武大夫依舊職任
昔誠質以盱眙拒佛狸杜惱以泗州卻龐勦朕懷其

人孰繼之者具官某頃牧齊安虜犯郢諸震于其鄰矣爾且戰且守能以孤壘自全隱然為上流聲勢有司上其功狀陞左廣之秩昇專城之寄非以華爾也將以勸疆場勤事之臣也可

陳塏除端明殿學士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尊事黃耆之禮從古已然翹碧白首之臣于今有幾迺疏異渥以獎耆英具官某源委深長風標峻潔持身接物聖之清聖之和事上臨民古之直古之愛曩諸賢共游於洛下今舊人僅存於靈光有柴門而常闕非蒲輪所能致晉鄙之俗薰陽先生畏壘之民祀

庚桑子朕以其年開九襄名重一時雖國人瞻儀莫不願其歸來然老者筋力恐不屑於給扶昔元祐畀軾以端明熙寧處光以崇福卿童髦一節輝映二賢因列碑以奉觴謚大廷而出縛以見公朝優異之意以倡天下廉退之風噫汾水之曲疏屬之南曾不改王通之樂江湖之上魏闕之下諒未忘子牟之心尚告遠猷以永終譽可

陳堅除寶章閣侍制致仕

典東壁之圖書力辭華近陪清之筆橐渴想老成諒雅志之由衷挹高風而起敬具官某頃以師儒而

掌教適逢鬼質之盜權惡投匱之多言方植碑而深刻當路防民之口既著為於舟書司成去國之身欲挽回於清議迨茲調瑟首命予環以世南長秘書煩綺季輔元子出繪已久側席甚勤地禁職親夫豈招之不至昔病今愈庶幾扶以造朝胡為抗章必欲謝事穀者莫之莫致加法從之峻遷噫對松階之班用華晚節飲菊潭而壽永保龐眉可

安撫使

馬天驥除資政殿太學士依舊知福州福建

朕惠顧甞聞眷懷師帥以前執政之貴勤於拊綏加

易見堂

太學士之名獎其安靜事權增重寵數一新具官某
學貫古今名垂宇宙所陳三策豈非通務之儒哉兼
綜九流可謂圓機之士矣出藩宣於四國入唯諾於
一堂智畧足以圖回力量足以負荷鼎將覆餗安能
為伴食而留髡既調絃尚不改考槃之樂屬福唐之
弄印起舊弼而建牙以清修苦節而裕財無疾聲大
呼之駭物昔蔡襄罷酒禁爾能生萬戶之春常袞興
文風爾方升三舍之後既騰績效乃下璽封冠書殿之
遂嚴為閭垣之表倡噫朞月可也信如夫子之格
言輿人誦之可見國僑之遺愛諒惟拱北豈文湍南可

趙崇絢除將作監

由郎官以上為皆卿從之儲常以待麾節之有聲者
爾枚古括輿論稱其貽廉平郎憲部識筆多所全活
久於省戶非滯也所以老其歲月厚其資望也大匠
班高而事簡茲以命爾昔漢宣中興史臣述其行事
首曰樞機次曰品式微如工技亦曰咸精其能則繕
監所掌顧可以薄物細故而忽之乎益勤鳩餌以對
龍光可

趙崇絢除直秘閣知婺州

朕於支郡偏壘調守必惟其人况左馮名藩去天尺

五曩以處貴近之均佚者近歲號稱難治郡縣則曰
貴豪以輸賦為恥田里則曰官吏因寶產肆擾朕弄
印不知所屬爾前治括有聲今獨不可移之於婺乎
華以延閣往佩左符昔免寬為右內員租當 殿民
恐其去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課更以最爾能為寬安
有不肯輸之賦國僑為政褚其衣冠伍其田疇與人
誦之惟恐後人之不能繼爾能為僑安有不可寶之
產先漢於循良之吏或下璽書褒美或以補公卿之
闕爾其勉旃毋忽朕命可

知南康軍趙興夏職事修舉轉一官

朕重於數易長吏其有治理效者必旌異而借留焉
爾嘗有朝蹟屢奏郡最星渚之政達於朕聽璽書增
秩漢制也先民有言不倦以終之又曰堅凝之難爾
其勉旃毋廢前勞可

胡侁仍舊直秘閣知泉州

朕惟溫陵邑屋繁雄軍府殷實素號閩之樂土今之
郡猶昔之郡也而談者類曰凋匱不可為安得一廉
平之守往佩二千石印綬哉爾尚列於朝第十三遷
始擢臺察侍郎英然又不久而去既去蕭然巷處其
於名利之際淡泊如此推以治郡必能勵水礪之操

後林先生大集全集
變珠犀之屬俗必能還殷富之舊而洗凋匱不可為
之謗矣可

張晞顏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

若稽祖宗尤重風憲以人望進如慶厯之親除由邑
最升則淳熙之故事孰膺是選茲得其人爾臨君子
之中有仁者之勇斗間紫氣所稟得造化之清日下
色雲其應為科名之瑞岳江三異之美粵俗百年所
無至今行人口碑之言皆謂宰君琴調之古朕廣開
賢路欲正百官先肅一臺仰法阜陵有自列院徑分
六察下待呈身而東拔冀聞造膝之忠嘉今西北必

至之患稍紓中外可言之事尚衆况有法筵龍象聳
聽於舉揚雖每當道豺狼宜防其覆出密勿華光之
誦說森嚴柏府之威稜憲臺無長官旨哉唐御史之
論國必有故仰止鄉先生之風可

沈炎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清朝辭位尋故里之釣游遂殿冠班奉殊庭之香火
身名俱泰禮貌愈隆具官某直哉惟清卓爾有立進
用匪由於捷徑自束脩知指陳每及於權門乃無附
麗極力破倚氷之黨昌言擊偃月之姦擢自上坡延
登政路幹鈞樞之二柄殫寅協之一忱大在廷細在

邊籌帷之計審賢和朝物和野調鼎之功多曾委任
之未衰何嫌疑而勇决退有一辭之易出無三宿之
難先朝創資政以來不輕除授舊弼解繁機而去宣
示褒崇仍典領於行宮俾燕熙於粉社名途曠險孰
如還政堂之高物表逍遙深得獨樂園之趣載嘉晚
節奚愧前修噫曾侍堯階應效華封人之祝回瞻魏
闕寧忘公子牟之心式對寵光永綏壽嘏可

鄭雄飛除權戶部侍郎

夾香案以眠朝甫登清切扈屬車而上雍遂簉禁嚴
苟當選倫奚拘久近具官某聞曾子之勇矣養孟氏

之浩然所信古書可誦直諒之友及摹世務庶幾通
達之儒告上啟言人所難立身不枉道而進是良史
也方資倚相之能不亟用之將恐束之之老超拜論
思之列渴聞啟沃之忠仕有逢時舉寧待次噫小材
積日不離於卑官君子競辰方觀於晚節可

奉議郎行太學博士林經德昨任建寧寧平

寇轉一官

朕前命邑今皆以尉寨兵軍正繫銜所以備不虞也
爾所涖邑近寇巢穴一旦哭如其來衆驚欲潰于斯
時也爾一舉足則民杜瘞矣既與其孥誓死勿去又

能舉軍正之職激勵戍兵孤卒識渠魁而走餘黨臺
闖上其功狀朕甚嘉之孟子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能
無懼而已迺增華秩以為臨難無懼者之勸可

朝散大夫前紹興府許彪祖寄居於瀘逆整
誘之使降朝服以拜天地祖先率一家由少
而長自絞而死可特贈中奉大夫直秘閣除
致仕恩澤外更與一子恩澤

朕遭時艱虞思古忠義下侍中父子同罹寇鋒顏平
原兄弟繼墮國難迺若闔門之守節尤為曠世之罕
聞爾西州権魁之家茂陵名從之子安榆粉而重徒

繩符竹而閭居屬整不臣脅爾從逆一城偷生者衆
十口視死如歸被髮左衽夷恩汚於賊虜稽首再拜
乃卒不負於君親行路涕洟臨朝震悼追丈階而寓
直越常格而推恩喟然憫焉嗟何及矣噫指璧下之
殯壯哉遺言求袞中之孤冀其有後可

歐陽守道除秘書郎

漢唐皆以館閣儲才及以史考之有三世不徙官者
有十年不調者雖飛騰速化非士君子之意然英雋
文淹亦宰物者之責爾策名早取世廉未嘗汲汲於
進而朕所為汲汲於爾者將以愧躁競而獎靖退也

中秘書高於是正校讎矣昔瀛州學士後皆為名公
卿爾其以貞觀諸賢自勉也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八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九

外制

保義郎廉節可贈忠訓郎與一子進武校尉
爾懷闇檄糴麥于瀘整於是時已蓄異志增價爭糴
惡其從傍掣肘也一旦遂甘心焉然爾於身謀雖甚
疎於王事則甚忠矣進秩錄孤以勸來者可

武功大夫沿江制司諮議官呂文信總統兵船
在檣林夾白鹿磯陣歿於王事得旨特贈寧
遠軍承宣使其子師愈特與帶行閣職除合
得致仕恩澤外更與二子恩澤仍與立廟賜額

殺身成仁嘗聞斯語舍生取義今見其人追懷敵愾
之勤特厚褒忠之典具官某頃參閫畫力抗虜鋒彼
衆我寡而直前路窮力竭而猶戰花鄉猛將豈非絕
世所無南八男兒恥為不義而屈祿金志壯埋玉骨
香加唐藩鎮留後之崇班用漢羽林錄孤之故事噫
死當廟食初何減於封侯魂為鬼雄終不忘於厲賊可
武功大夫淮西副總管廬州駐劄仍釐務御
前強勇右軍統制王友直為戍守嘉定特與
帶行閣門宣贊舍人職任依舊

日虜深入蜀腹背受敵殆哉岌乎矣爾繼戎赴授且

戰且守使嘉定孤壘屹然全壁誰之力也閫臣以聞
華以閭職俾將偏師爾尚奮勵以大功名自勉可

進勇副尉兩雄軍總轄權江西路分劉信

為興國戰功贈承信郎

虜犯武昌爾自蘆陵溢浦泝流赴援遇賊江中握手
猶戰墮於飛矢及丞相金鼓從天而下掃清氣浸班
師奏凱而爾不及見矣贈官銀孤以旌爾節以識子哀可

武功郎帶行閣門宣贊舍人重慶府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王達為蘆城戰捷特授

刺史依舊帶行閣門宣贊舍人

去歲賊將據瀘我師環而攻之爾在諸將中勞績尤著遙刺閣職一日並命夫事會寧有終極而將相寧有種哉勉立雋功予有醴賞可

秉義郎淮東副總管盧青為取東海力戰贈武義郎與一子恩澤

攻海之役爾肉薄先登以身死之夫貪生怖死人之常情然彼怯戰而生奄奄如九泉下人爾力戰而死凜凜有生氣矣贈官錄孤以昭予哀

武功大夫京西南路兵馬鈐轄均州駐劄仍釐務史伯英為應援鄂城特授帶行閣門宣

贊舍人依舊任

朕嘗援鄂之功尤致其厚閫臣言爾欲以階官易閣職朕烏得而利印哉總戎亟於帥武當鄰於塞爾既為閫臣愛將戍國家要郡宜思所以上報主恩下報已知者可

洪勲除兵部侍郎

漢刺史六條最既優於七聚周司馬九代任尤重於貳卿還爾舊榦出予新綺其官某英偉天目之間氣名節家達之嫡傳負荷斯文底法乃父風雷鼓舞於天上聳動四方毫芒流落於人間光綏萬大典冊則

元祐學士封駁則熙寧舍人每抗論而陳謨皆有功
於改紀獻承明勞侍從靡貪上雍之榮送禮樂有功
華誰謂八閩之遠於筦榷不祖孔桑籠奪之智於舉
刺廣幾尊滂激揚之風朕念史談之滯留思貢生而
召問從頌禁橐冀獻可替否之忠密勿細旃賴溫故
知新之助不見也久何來之遲噫五材誰去兵雖幸
邊烽之寢息六官各帥屬宜勤軍實之簡稽可

朝奉郎京西南路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魏竦
為鄂城功賞轉一官

鄂渚解圍凡有勞其間者朕皆不敢忘也爾以相家

子游邊姓名見於守臣聞臣所上功狀爰進一階以
勸城郭封疆之臣可

龔凢除刑部郎官

乃者秋卿長貳數以擇郎吏為言朕非利印也念天
下之獄至憲部而至止民冤伏於隱微吏丈極其深巧
擬筆輕重之頃因之死生繫焉其選不亦難乎求之
郎舍爾明而恕可以雪幽枉矣勤而練可以燭姦欺
矣往佐而長凡奏當之上疑者讞之誣者雪之以廣
朕好生之德可

劉汝礪除太常丞

百司惟禮官尤清三丞惟奉常尤高率以待天下勝流爾有士譽有邑最八為博士議郎出為散人傲吏喜愠不形於色安義命而齊得喪有足嘉者頌臺乃爾舊游起家為丞非惟獎恬靖之風且以重寅清之選可中奉大夫新知撫州吳焯特授直秘閣守本官致仕士大夫徐行平進不汲汲宦達固有之矣若夫壯老一致終身不改其度未見其人焉朕曩視朝有金紫而班於百僚之底者問其姓名則爾焯也於是始聞朝蹟稍遷丞郎出於親擢非由啓擬晚以專城起家昔之人或者耄不謝或自詭尚堪一行爾獨援禮經

願上二千石印綬而致其事出處之際可謂全矣木天寓直非以華爾將以愧躁競之人而倡廉退之風可

吳君擢除將作監兼侍郎官

爾自嘗守召還郎舍也朕命大臣擇職業可以自見者試爾之才乃掾公府甚宜其官屬夏享原廟序進羣僚朕惟大臣最清左選尤劇爾以有餘之材治甚清之職直易易耳銓曹持衡尺裁量天下選人官失其柄使主令得以施其伯州犁之手賢愚同滯孤寒失職識者病之所為選擇而使子也以清局兼劇曹庶乎益有以自見矣可

百司惟禮官尤清三丞惟奉常尤高率以待天下勝流爾有士譽有邑最八為博士議郎出為散人傲吏喜慍不形於色安義命而齊得喪有足嘉者頌臺乃爾舊游起家為丞非惟獎恬靖之風且以重寅清之選可中奉大夫新知撫州吳焯特授直秘閣守本官致仕士大夫徐行平進不汲汲宦達固有之矣若夫壯老一致終身不改其度未見其人焉朕曩視朝有金紫而班於百僚之底者問其姓名則爾焯也於是始聞朝蹟稍遷丞郎出於親擢非由啓擬晚以專城起家昔之人或者耄不謝或自詭尚堪一行爾獨援禮經庶乎益有以自見矣可

顧上二千石印綬而致其事出處之際可謂全矣木天寓直非以華爾將以愧躁競之人而倡廉退之風可

吳君擢除將作監兼侍郎官

爾自嘗守召還郎舍也朕命大臣擇職業可以自見者試爾之才乃掾公府甚宜其官屬夏享原廟序進羣僚朕惟大匠最清左選尤劇爾以有餘之材治甚清之職直易易耳銓曹持衡尺裁量天下選人官失其柄使主令得以施其伯州犁之手賢愚同帶孤寒失職識者病之所為選擇而使子也以清局兼劇曹庶乎益有以自見矣可

朱文炳除軍器監仍舊四川都大提舉川秦茶
馬兼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夔路提刑提舉
全蜀盛時茶馬使者權力埒於制總亂離以來司存
非昔日矣爾授任於殘創之餘宣勞於風寒之處凡
賊虜動息將帥功罪無巨細皆馳驛以聞使朕明見
萬里之外爾有力焉戎監卿從之儲班朕最高事權
加重朕聞明數者言蜀亂當先定惟此時為然益鮮
忠勤勉建勲績朕將不次用爾可

李與趙與棲並陞直華文閣與趙潼川提刑提舉
兼運判與棲成都路提刑提舉並權四川制參

自蜀有狄難而識者預言其亂先定至此而瀘叛平
虜之整居于內者皆去難天道福革而禍夷亦吾師
武臣力所致爾與趙以西州之彥與棲以屬籍之英
觀風一道參畫大闢宣勞既久進職因任爾其忠載
馳周咨之義勿置四方而不問贊拓襄樟表之策勿
使外邪之再入則參井之墟有高枕之漸朕寬顧憂
爾為能臣矣可

謝楚除太府寺丞

自昔人材萃於一門不見多見也萃於一門而又萃於
一時尤為不多見爾家達之內璆琳琅玕輝彩相

映雖漢陰馬晉王敬何以加諸朕登進髦士戚賢並用如爾秀發擢丞外府益自磨礪以對休寵可

趙時韋除大理寺丞

廷尉屬多取法家者流然必參用溫良長厚之人蓋曰淑問曰審克有在於司空城旦書之外者爾更事多而用法平再丞李寺勉之哉可以長王國亦可以高門閭矣可

陳緯武學博士彭方廸武學論

朕求文武如不及羣天下英雋而教育于國學師儒皆極天下之選爾緯鄉國之善士爾方廸科目之勝

流其為朕往教右庠昔山濤不學孫吳暗與之合先儒張載始亦好論西事蓋有名士而談兵者矣其淑艾而作成之可

陳夢發除諸王宮教授

朕惟宗藩親無如介弟朝夕所與講習而親炙者一二賓友而已爾寘周行有賢譽入太學有師道使之開黃卷傳朱邸可以廣元王受詩之意而助東平為善之樂矣可

陳大中除史館校勘

朕於史官尤遴其選有以郎監而兼校勘者爾策名

二十餘年歷官雖苟積譽甚微一旦躋之瀛洲學士之列而與聞汗青之事夫述作才也遇合命也人將觀爾之書法焉可

楊起莘除宗學諭

中興以來士有已奉對南廊而復傳臚集英者往往貴盛在紹興則德元在端嘉則大同豈非鬱積之久騰上之速乘除之理然歟爾荆楚奇材晚擢昂魁當求士如不及之時乃又滯於外召寘周行非直使之訓使麟宗而已清資華貫於焉權輿可

知漳州洪天錫除直寶謨閣依舊任

昔汲黯在廷以嚴見憚及出為右內史則職事不廢
守二郡則閉閣卧治而政清視嚴

丘壽王數年

不上計至勤璽書督責者異矣爾由前御史牧清漳其未至也皆以薄淮陽之疑其既至也躬細務而不流於清談舉大綱而不事於小察士曰吾得嚴師矣民曰吾得慈母矣朕以為有黯之風奎閣寓直堂借留用漢故事以為郡國二千石之勸可

洪天錫依舊職除廣東運判

朕方褒爾郡最且為千里借留屬五莞之東清臣弄印夫六百石之祿雖不重於二千石然十四郡之戚

二十餘年歷官雖苟積譽甚微一旦齋之瀛洲學士之列而與聞汗青之事夫述作才也遇合命也人將觀爾之書法焉可

楊起莘除宗學諭

中興以來士有已奉對南廊而復傳臚集英者往往貴盛在紹興則德元在端嘉則大同豈非鬱積之久騰上之速乘除之理然歟爾荆楚奇材晚擢昂魁當求士如不及之時乃久滯於外召寘周行非直使之訓迪麟宗而已清資華貫於焉權輿可

知漳州洪天錫除直寶謨閣依舊任

昔汲黯在廷以嚴見憚及出為右內史則職事不廢守二郡則閉閣卧治而政清視嚴丘壽王數年不上計至勤璽書督責者異矣爾由前御史收清漳其未至也皆以薄淮陽之疑其既至也躬細務而不流於清談舉大綱而不事於小察士曰吾得嚴師矣民曰吾得慈母矣朕以為有黯之風奎閣寓直堂借留用漢故事以為郡國二千石之勸可

洪天錫依舊職除廣東運判

朕方褒爾郡最且為千里借留屬五莞之東清臣弄印夫六百石之祿雖不重於二千石然十四郡之戚

休則大於一城矣爾昔住粵風俗素諳今牧漳壤地
相接其上符竹往來使者車嶺海五瘴之尤毒者官
吏三風之未悛者爾其扇仁風以蕩滌之勵清節以
激揚之固俾端頤專美於先朝若夫飛輓之事則有
司存可

吳勢卿除軍器監依舊淮東總領

總餉之難久矣重以去歲澇傷園田之入虧四十餘
萬斛戍不可撤也寃不可減也賦不可加也識者為
此寒心爾授任未幾適丁是時洗 奉公悉心營職
雖朝廷不輟補助然爾左支右吾幹無為有於則殫

采竭之際收士飽馬騰之效可謂有用之才通務之
儒矣夫持空談易課實用難爾已能底績如此進之
戎監班序益高事權加重以昭朕獎賢勞勸事功之
意可

吳勢卿糴足五十萬石特轉朝奉大夫
連營待哺倉庾氏無以繼至於糴以足之勢不容已
非不得已而不已也然糴固難而糴於歉歲尤難爾承
澤竭之餘當水饑之後招誘有方措置得宜無疾聲
大呼不低估高量而歲額五十萬斛告足世之自詭
功名者多能言惟爾能踐其言信乎有勞於國矣其

進一階以勸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可

林希逸除考功郎官

朕愛惜人才如珪璧而於當世知名之士尤致其厚
爾老學雄辭昔嘗開卷丹地執筆玉堂矣一收朝蹟
坐閱五閨居常有文不見生之歎改紀以來再予環
一出節止或尼之於朕心終不釋然尚書郎爾前御
館閣爾舊游壘組起家出於簡記繙衣之詩曰敝者
三曰改者三朕於爾可謂得詩人好賢之義矣爾其
可安安而居徐徐而來乎可

李伯玉除尚右郎官

我朝崇科目而重名勝朕率由舊章而加厚焉爾已
未魁亞嘗歷館閣掾省闈言議風旨聞於天下法當
騰上久矣顧留落江湖虛老歲月朕並致諸賢獨遺
大雅寧非闕典尚書郎爾舊璫也姑借是起家耳出處
有義遇合有命惟賢者安之唐人元都觀桃花之歎
陋矣爾其疾驅以副延佞性可

洪晝除寶謨閣待制知太平州

懷綬需會稽之戍閩寄固專易庵為姑熟之行江防
尤重華章之班加峻金湯之勢增雄具官某宣慈而
惠和辨智而闇達典刑肖乎先德事功著於當時作

郡國會計之圖弛張有道賦京北神明之政剖決如流眷懷方賴於論思雅志力求於更迭朕惟西瀝東澗密涵周畿右扶左馮均為漢輔出綸謀帥衣錦過家屬險要護風寒之衝難於調守若文武可畏信之彥無以踰卿乃超松階之高華以壯采石之形勝噫臨淮於營壘麾幟之末初無改更尹鐸於保障繭絲之間能有決擇益固根本以寬顧憂可

趙孟傳依舊秘閣修撰除提舉福建市舶兼知泉州互市置使非寶遠物也所以來遠人也後之居是官者失其意彼愚民以命易貨於鯨浸萬里之外幸登

于岸重征焉強買焉或陷之罪而乾沒焉商賈失業民夷胥怨朕弄印久之不知所付爾清吏也明使稍近屬也知朕意集臺之選無以易堯玉之在鄭商者可勿買珠之去合浦者可復還矣可

趙孟玠除軍器少監

記曰君子不可不早有譽於天下也爾少而英妙長而溫雅有佳公子之目昔人有以四十專城為榮爾未四十而兩佩二千石印綬矣有已試之能顧使之需未及之成豈急才之義乎戎監長貳亞於九卿靖共爾位以俟進擢可

吳潔除將作監敘仕

乃者溫陵調守疇咨在列皆言爾嘗監郡民夷情
偽知財貨源流遂使之佩二千石印綬久之部使者
言爾不治無幾何又以危篤聞矣嗟夫豈郡果不可
為耶抑卧病閑閭神明已耗而然耶朕於戚畹常致
其厚不欲使爾有加謫墮淵之嘆擢大匠進文階俾
致為臣而歸以昭朕終始待遇之意可

趙時橐除戶部郎官

袁在江右昔稱樂土屬者寇震于鄰四封告警調度
繁興爾當倣擾之餘任牧御之寄乃能以安靜拊摩

凋瘵以節縮支吾乏絕境內稱治昔吳公於河南文
翁於蜀霸遂於潁川渤海或以治平或以儒雅或以
循良為當時獎擢朕召爾以尚書郎猶漢家選表之
意也亦列祖非郡最不除郎之制也可

奉直大夫新差知泰州姜虎臣昨因應援懷
遠以解重圍特轉朝議大夫

懷遠吾必守之地寇環而攻之爾以制閩元僚提兵
赴援突圍而入解圍而出昔有上馬擊賊上馬草檄
者其若人之流數聞臣言狀進階一列以勸功名之士可

趙日起除檢詳

令猶嘗宿帥士未解甲為朕運籌制勝者大臣也為大臣圖事揆策者公府掾也爾以蜀珍參諸老游三邊兵機敵情料之審矣王體國論講之詳矣當甲兵問廟堂文書盈几格之時強敏足以應接精明足以檢泥見於已試進之為真慮患必萬全商事必十反是為稱職可

王世傑除秘書郎

自昔清華之途有二館學而已然世南號行秘書終不在孔穎達輩師儒之列韓愈數博士之冗有羨鄭注校理之句爾前典教宗庠以行誼選茲為郎秘監

以才學進清資華貫爾迭居之比之是正校讎步武高矣培風而上者九萬里所至詎可量哉可

黃應春除宗學博士

我朝學制天備中興僅創太武學而宗庠猶未之及先皇慨然經始壹如承平盛時英才彬彬輩出與寒畯等其師氏之選尤遴爾齒髮之宿德義之尊可以輔導未卽而作成青衿矣詩不云乎尚有典刑可

潘凱除華文閣侍制知漳州

朕視邦選候重南國藩宣之寄惟人求舊起西清宿老之賢迺陟隆名式資共理具官某精金百鍊直幹

千尋頃被親除首陳讜議攻南昌而請劍奚慙攀檻
之游論公孫如發蒙獨憚在廷之黯鳴陽之疏不朽
出畫之身甚輕屬予調瑟之初念汝考槃之久乃開
宣室以訪賈生忽厭承明莫留嚴助尹曹之政真古
遺愛既闡之俗至今去恩人才實難居常當餽而興
難名臣欲盡詎容袖手而傍觀班冠四松符分半竹
蓋前輩高登之里有故侯朱熹之風噫朕覽元結春
陵之行豈輕調守爾有蕭生本朝之意諒不忘君治
績轉聞追鋒踵至可

秘書郎曹元發卓得慶並除著作佐郎

二者館職之高選日厯國史之張本非老文學而諳
典故孰可秉此筆哉爾元發知名士也爾得慶甲科
郎也其志同其道同其官又同茲由中秘書佐太史
氏朕嘗歎史院初草吏文居十之九所為命爾兩生
欲實事求是欲訂訛糾繆欲削繁趨簡使他日作史
一經者有所稽據可以傳信萬世矣可

馮夢得除宗正寺簿

昔人以大幕府為小朝廷謂人材之所聚也從吾大
臣授蜀者多矣爾其一焉甫開朝績卷懷而去起參
淮閩軍事俄而青齊拓土濟汶歸疆矣夫有唐盾作

檄之才必能秉檢玉泥金之筆朕以瑞編初草付爾
筆削將極文章之用陳琳阮瑀之事淺矣尚勉其遠
者大者可

郭德安除兵部郎官

士大功當以事功自見垂長衣橫塵柄者坐談客耳
如事功何爾奮儒科仕邊地表淮襄江之形勢知之
審矣老校退卒之見聞訪之詳矣朕合兩淮建柵爾
以刑獄使者參其軍事耀兵連海三年克之賢賓主
之勤勞至矣朕既命制臣貳夏卿又命爾為郎蓋漢
人拜龔遂水衡以議曹丞水衡之意增重觀風之寄

徑班應宿之疎可

郭和中除大理寺丞

朕讀左氏傳於強諫有後之語而有感焉爾考嘉熙
諫臣言議風旨聞於天下為諸賢存命脉為萬世扶
綱常所謂歿而不朽者爾典刑惟肖有微譽而無躁
心擢丞李寺朝蹟寢高朕每於對班觀人百執事皆
得以盡言無隱爾勉之哉父諫觀魚子諫納鼎固俾
臧孫專美於魯可

魏克愚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主管浙西
安撫司公事

六飛都杭以來尹漕皆治輩下皆以名卿為之尹闕則漕次攝或就拜列聖相承皆然爾岷峨之英文靖之子得于天者高故心通而神悟講於家庭者熟故見廣而聞多使之陳皇事主漕許無擊斷之迹有治辦之實朕察其才有餘而用未究者京兆弄印無以易堯其以卿少行大尹事先朝多命儒臣領開封所以示表倡而厚根本也豈必若趙廣漢輩設詔筭鈞距以察為明乎或謂今之京邑至難者有二曰糴價曰物估蓋昔之長於心計者惟劉晏史稱其能權萬貨重輕使無甚貴賤而物常平然則平其末減之價下

其甚高之估爾必有以處此孟子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子矣爾其勉之可

趙與可除秘直祕閣兩浙運判

今二浙古三輔也其寄公多勢要其大吏多貴近奉使畿內者以行忠振職為難朕欲為南陽洛陽解不可問之嘲環顧在廷孰將隆指爾宗英也有天才望郎也有風力桐川之政輿人誦之寵之以中秘清華之職付之以兩路按察之任求民之莫必詢度之周當官而行何強禦之畏昔人皇華之詩為遠使言也爾弭節輦下美政嘉績接朕見聞嚴六條之間獲五

善之報將先諸道采而受上賞矣何待四壯之過歸哉可

右武大夫左領軍衛將軍知無為軍節制軍馬吳日起乞將景定元年三月三日隨太丞相行府於蘚草坪殺賊功賞封贈父母蘚草坪之捷與前代之赤壁含淝水南渡之采石皂角林相望於千載凡從丞相於是行者論功行賞有差爾子日起獨請以其官贈父封母夫敵愾忠也榮親孝也爾有子而我亦有臣矣可

朝請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洪勲磨勘轉朝

議大夫

磨勘行法田三百六旬而積論思望峻何八十一士之拘其官某忠清之節傳家典雅之文行世于高原下隱歌皇華而周咨扈法駕屬車第侍臣之嘉頌雖班爵極顯榮之寵然考銓衡有考課之常乃出新綸俾遷崇秩喧佩荷囊而從上寧計官資對蒲璧以封男仍開鄉國可

寶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徽州軍州事周

坦磨勘轉朝議大夫

上同洪
侍郎具官某青名揭日月而行謙紙挾風霜之氣聽

尚書履冠常伯之通聯懷太守章踐先儒之補處雖
班爵極顯融之寵然銓衡有考課之常下同

叙復朝請郎新除華文閣侍制改差知太平
州軍州事潘凱磨勘轉朝奉大夫

國家待法從之臣固難用例祖宗立審官之制必論
積勞具官某有萬文光燄之文有百篇仁義之諫持
橐陪甘泉之獻納八聲忠嘉建牙護果石之風寒出
分憂顧然考課其來尚矣雖貴近何可廢哉乃下新
綸俾遷華秩噫見德業之久大益懋遠圖計班資之
崇卑詒非雅志可

武翼郎荆湖北副總管統接蜀諸軍黃仲文
可特贈武顯郎除致仕恩澤外更與一子恩澤
昔酈瓊舉合肥降虜獨喬張二大將不屈而死廟食
至今名標史冊爾駐兵于盧賊整獻城強以從逆爾
握拳嚼齒罵不絕聲寧折首而不肯屈膝於虜荼馬
使者為朕言其狀與喬張死節先後相望是可以列
忠義之傳而寒亂臣賊子之膽矣進五秩錄孤兒英
爽凜然歎此休命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九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第七十

外制

文天祥除校書郎

新進士唱第前舉首必召故事也爾以陟岵之故稽登瀛之擢一旦來歸如麟獲泰時鳳集阿閣甫繙黃本俄映青藜在他人為速在汝為晚矣昔人云不及者年也不磨者名也至哉天下樂者書也朕將老汝之才而極其用焉可

鄭大有除軍器少監

昔先忠定予之甘盤阿衡也厥子早世有孫而賢由

鶴序割虎符吏士且來迎矣爾深念王母大耋之年
憚於修袒朕不奪孝子順孫之志處之便安擢貳戎
監班聯寢高爾其奉輕軒板輿就養京師以慰朕懷
舊傳恩名宰之意可

鄭大節陞直寶章閣添差沿海制置司參議官
朕於故家雋胄皆甄錄而器使之况舊學前揆之再
傳乎爾丞外府修謹自將朕方賢鄭公之孫爾乃抗
令伯之表去為軍諮將以娛侍然奉藩輿來越豈若
鄭闡之尤便安乎奎閣清資制垣上介出籌筆草檄
入擁笏垂魚忠於長孝於親則德進而譽起矣可

文及翁除太學錄

朕蒐羅賢雋士有古小善名一藝莫不聞風而至然
科目學問節槩如爾及翁者乃獨留滯於外畿於撫
星宿而遺羲娥者使之入太學誨諸生大夫國人皆
有矜式矣可

錢可則除吏部員外郎

右扶環象日之畿左銓冠應宿之列更出迭入所以
均勞佚勸事功也爾生相闕而有謹厚之風聯戚畹
而無貴介之累其牧桐江見謂廉平朕方求一佳吏
部郎俾佐選事適其人矣與其復駕朱旛而出守孰

若徑樸青綾而入直益勤職業以副眷知可

王華甫除兵部員外郎

近歲士大夫多謂郡不可為赤城畿內佳處亦趨於壞調守多矣譬之族庖屢更刀而屢折爾為之期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廉如公儀休惠如子產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如仲山甫崇德而尚賢先教而後政未嘗急賦而上供秩使廩兵祿吏未嘗乏絕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郡哉朕甚嘉之選於所表漢制也非郡最不除郎祖訓也其上二千石印綬來游省戶可

臧元哲除太府寺簿

今弊事膠葛人物衰少常有臨事乏使之歎朕所為兼收而並蓄也爾承先人之緒在才子之目使之縮手袖間老歲月於長史司馬可惜也薄正外府駿駿得路蓋自磨礪以需器使可

陳淳伯除武學博士孫炳炎除武學諭

朕並用文武右庠英俊彬彬輩出其射策廷中舉幡闕下者與太學諸生相頡頏模範之選必屬名流爾淳伯由璧水爾炳炎由金耀擢之師氏倡其名節之風作其功名之氣毋徒曰角課試媒利祿而已可

趙孟儀除將作監丞

有列於朝率久而後遷爾東平反之筆于李廷未久而選者以其為國近屬也以其為佳公子也大匠之事簡丞之班高益厚涵養以對簡擢可

汪立信除華文閣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察州畿輔之內風采聳聞謀帥翼軫之墟事權深重峻其貼職錫以命書爾平實而深沉而達機變昨陳臬事適值澇傷叢棘寃清于門有容駟之逃發棠功大禹甸無為魚之灾朕監成憲於思稜移中權於潯浦遼禮樂詩書之選屬文武威風之人輶霄漢之繡衣下青冥之斧鉞形弓盧矢方伯奉而專征帕

首腰刀小侯見以軍禮迺六伐畫江之陳迹廣中興建閭之宏模擊楫誓洪流之中賜履包長淮之右彼騎千羣而奚用險固可憑此舟一物之不牢咎將誰執筭多則何戰不勝守堅則無暇可攻諒素定於胷中初不膠於紙上噫江濤恬息伏波無下瀨之勞幕府從容庾亮有登樓之暇對揚新渥勉勵壯圖可

年獻除大理司直

司直班於廷尉評之上由掌故升者為殊擢爾之才學漢人所謂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東平反之筆以廣哀矜之意非爾其誰宜為可

余鼇除司封郎官

人材以用而後見端坐而談治忽者平居可以諧世
取名用則泥矣爾以淮海之俊場屋之彥出佐大閩
尤長策畫入據二府與聞機要朝蹟深而郡最高蓋
有實用而非事清談者當賢哲馳騁不足之際袖手
傍觀可乎召還省戶以待器使可

余鼇除浙西提刑

右扶舊歲澇傷之後臨遣使者非直取其風力霜稜
必求憲惻忠厚之人使之兼舉勞來咨諭之詔其選
不亦重乎爾居中補外類有可紀以敏識裨內修外

據之政以寬條柔易動難安之民予環而未把繡而
去良以一路蕩析者望安集阻飢者望全活青社之
事可舉而行使爾有山嶽動搖之名豈若為朕銷田
里愁歎之聲使事有指爾其典聽可

王起晦除知宜州

唐置五筦宜居其一後改支郡地望猶雄爾奮起塲
屋周旋幕府歲月深而才識老不憚瘴茅之遠肯分
半竹而行夫鹹之法屢變財未易生也儂鞬之寇
兩至兵未易強也所恃者人心耳爾尚勤而樹之以
無負朕封疆之寄可

徐朴先生大全集

楊棟除端明殿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二三執政朕方寄以安危第一流人孰有如於魁彥
延登瓊望捕告綸言具官某古柏後凋神蓍先見其
文獻接乎諸老故體用該其學問本之四書故源流
正發梗概於言議風旨推緒餘於號令辭章冠冕秩宗
領袖儲家朕簡求哲輔翊贊洪樞晉未可圖以有偉
人之故魯安得削由是真儒而然試平時素修之方
對今日可治之證以祈天永命以尊主庇民胡運百年
而衰橫行易耳王師萬全而出嘗試可乎必廣集
益集思必深謀遠慮定鼎復還於郊廟歸疆何上於鄆

謹 偉 績 可 書 令 名 不 朽 憶 君 陳 曰 我 后 德 尚 告 爾 之 謀
猷 季 從 吾 兒 游 沈 頌 公 之 調 護 益 恢 經 濟 式 對 春 知 可

吳堅除起居郎徐復除起居舍人

朕考累朝之記注嘉先正之忠賢襄授臺端綱條水
滌良貴叱對班之久臣銓功和議之非雖異時各極
騰上之榮然萬世猶壯直前之舉乃登雅望以繼高
風爾堅珪璧其身端介不容於瑰質爾復玉雪之操
清貧無改於儒膠亦既于于而來未嘗汲汲於進居
然為曲臺道山之重進之侍玉階香案之傍戲言出
於思當謹剪桐之際大事書之策可無執簡之人眇

躬有賴於論思元子亦煩於輔導噫祈招詩未遠良史
不知之乎起居注不書天下亦記之矣祇若予訓益修爾官可

武功大夫右領衛將軍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

統制施謀特授右武大夫依前職任

執訊獲醜既收塵戰之勛序情閔勞宜授橫行之賞
具官某素諳邊事分總戎昭力解重圍虓怒而截淮
浦氣劖賊壘長歌而入漢闕嘉吏士之上功覽闡臣
之言狀噫今之赴敵孰勇於先鋒古者制兵尤親於
右廣其加命秩以勸賢勞可

吳大圭除國子正

秩者必試邑法也不待試邑而登畿者擢才於
法之外也爾以甲科郎滯於侍郎選恬然有安時處
順窮經考古之樂朕為六館諸生求師儒爾無愧於
是選矣往欽哉可

武功大夫左屯衛將軍權發遣高郵軍事張
世傑白鹿磯功賞轉右武大夫依舊職任

漁舟透渡之變可謂危機鹿磯奪橋之功各霑釀賞
具官某於是役也嘗有勞焉其度越有司之拘寧以
激昂壯士之勇敢噫良將守要處專城既剖於左符
男兒重橫行穹秩宜加於右廣可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左屯衛將軍京湖制置
大使司計議官周鼎戍瀘及援重慶功賞轉

右武大夫陞帶右屯衛大將軍依舊任

赴援解圍雖元戎之方畧摧鋒陷陣亦群帥之忠勤
其官某昨者戍瀘勇於捍塞倍道趨古渝之急挺身
居諸將之先及旣班師詎容吝賞武爵重橫行之秩
是以出綸皇家列右廣之屯使之疊組可

朝奉大夫新除寶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林彬之特授朝散大夫依所乞守本

官職致仕

對高華方舉褒崇之典引年懇切載嘉止足之風
加厚徽章重違雅趣具官某端方而有執粹美而無
疵突兀百官之班聳觀直節芬芳萬世之後賴有諫
書每密告於辰猷乃不容於時宰力辭寶婺俄牧宣
城騰叔度來暮之歌政聲籍甚尋興公遂初之賦歸
興浩然朕念其嘗陪上雍之聯垂及釣璜之歲久即
安於東里就進律於西清繙衣好賢之心初無厭數
赤松從游之志不可挽回宜疏遷秩之恩曲徇垂車
之請噫可以仕可以止允矣全人俾爾壽俾爾昌保
茲晚福顧如耆德寧有遐心可

右武大夫高州刺史左領衛大將軍呂師龍
將蘿草坪所得兩官及父文德回授兩官轉

左武大夫

蘿草坪之捷雋功也橫行之秩上賞也其官某既有
雋功宜受上賞况乃翁又以二秩回馳乎可

左武大夫高州刺史左領衛大將軍呂師龍
將節次所得參官特與轉行遙郡團練使
唐尤重戎團嘗橫於郡國矣故晉州男子三十字中
乞罷團練居其一焉厥後但為寄祿官而無事權然
勇爵積累至此亦豈易哉具官某之一門之中將才萃

見視蘇辛父子著名山西殆相顧頏甫陟左廣又
遙團以戰功不以例冊也國家於爾厚矣益自奮勵
朕有饗賞可

潘墀除秘書監兼國史兼太子侍讀

自唐世尤重大達之選正觀初以證世南輩人為之
爾貌不踰中人而奏疏剴切如證外若不勝衣而議
論持正如世南然則佩水蒼玉典領羣儒而上石渠
非爾其誰哉今儲德日進賴衆官僚輔導史帙山
賴諸學士筆削爾以耆德雅望照映其間所謂有
進則朝廷尊者豈獨為道山蓬萊之重而已可

吳蒙除司農寺丞

士有抑於暫而伸於久者爾早以才業自見更歷中外向用哉止或尼之退而里居者累年有汾曲講之樂無周南留滯之歎屢剖左符甘需久戍茲訪求遺才而得爾焉入丞農扈姑用是起家耳朕方將汝以事

吳蒙除刑部郎官

朕念天下民命繫乎秋官既命蘇公呂侯之倫任長貳之事矣然奏當之上輕重高下必先屬之擬筆遇尚書郎弄印常難其人爾明恕足以洗寃澤物密察

足以摘伏發姦往佐爾長盡心閔實彼舞文法長子孫欲施其伯州犁之手者無所容其巧矣欽哉欽哉母督朕命可

劉良貴除祕書丞兼金部郎官

自六朝以秘書丞為第一官瀛洲諸學士莫敢望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爾通倫類而明體用前由丞郎拜牧守擁麾而不果行時方急材起家冊府遂亞長貳士林之選也疊組珍部實掌出納郎舍之劇曹也人效一官而不足爾兼二者而有餘

劉叔子除太府寺丞

爾丞匠監未久朕以其才業優而資歷深又進之外府焉夫丞一也然寺則高於監矣繼是又有高於外府者以待汝可

趙時願除太常博士

朕於甲科郎多拔擢而尊顯之爾麟趾公子大廷對策第五一收朝蹟十有三載雖剖左符尚需遠戍昔號英妙今亦老蒼以奉常召所以蒐遺逸拔滯淹也昔之為議郎者國有大典禮或據經以對或引誼以爭不止於綿絕朝儀若叔孫子而已爾其勉諸可

孫桂發除太常寺簿兼太子舍人

朕於士之懷才抱藝者惟恐不知之既知之惟恐其伏於下僚而騰上之不速也爾修於家庭人無間言行乎州里立乎本朝士無異論所謂達才成德者禮官清於學省儲宋要於藩邸朕為官擇人非為爾擇官也爾其懋哉以對殊擢可

翁孟桂除國子監簿

成均之屬各有分職博士正錄掌學之數丞簿掌學之政均之為國子先生其選尤遴爾奮奮儒科開朝蹟出為閭屬郡丞無躁心入為王官無喜色由奏郎擢胄監塗轍清矣豈簿正云乎哉益養資望進擢未已可

朱埴除太學博士萬道同除太學錄

古之所謂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今惟課試而已然因之今之法寓古之意則存乎其人爾埴爾道同南宮集英之前列使誨六館諸生為朕分任升俊造士之責有講義非傳道乎有命題發策非授業解惑乎範模之下必有觀而化者可

鮑成祖除軍器監簿

易曰除戎器戒不虞為平世言也况多事之秋乎均之為弓有挽六鈞者均之為矢有穿七札者不曰工善於其事與爾奮儒科通世務幕畫邑最恢乎餘刃列

於監屬凡材革出入工徒衆寡皆得以薄正焉朕於是觀爾之才可

謝奕琳除寶謨閣知漳州

清漳佳郡俗淳而事簡南渡以處內相淳熙以處大儒朕屢以處法從不輕畀也爾出為廉使入為望郎庶乎知稼穡之難興民生之不易者於保障繭絲二者辨之審矣進直延閣以華其行夫烈祖紫雲樓之言及朕訓廉戒貪之詔爾盤行几杖間不可斯湏離也能如是則毋負朕臨遣之意可

曾鑄除尚右郎官

士大夫謀利計功干進務入者多而脩身謹行安時處順者益絕無而僅有也爾退居而里人熏其德厯官而民間飲其惠立朝而輿論稱其賢卑之麾則容與而未上予之環則逡巡而不至其於一世之所羨慕者不寢近而愈疏朕閱士多矣如爾所立非益盡中古壘洗乎尚書郎雖爾舊覲朕方借爾以重列宿之選昔晋武餉山濤常少其言曰將由欲者不多遂使與者忘少朕於爾亦云可

常挺唐鑑徽章轉朝議大夫

朕高拱燕閒博延鴻碩以古為監文皇言炳於蓍龜

其人若存太史論嚴於袞斧茲及澈章之際載嘉執
卷之勞具官某色夷而氣和德盛而仁熟以少常伯
兼中書君今進讀通英之編昔授說先賢而作朕率
光堯聖訓寶之尤甚諫書卿於祖禹格言合者殆如
符券顧涼德方資於三益故舊章宜陟於一階噫覽
正觀金鏡之書唐祚所由興也陳永平印綬之賜漢
儒不亦鄙哉尚賴交修勉殫忠告可

季鏞除將作監

會稽朕之豐沛頃者融風扇沴闢闢為墟朕為之感
然不怡爾謀帥於倉卒之中建樞於荒殘之後而能

視民疾苦如身惱瘼比及歲餘化荆棘之區為甍棟
措塗炭之民於莞簟然以佚道使民無疾聲急呼也
以苦節裕財不重征苛斂也軍府遂還舊觀而爾綢
繆拮据之力至矣朕美其績效察其忠勤昔漢褒龔
遂召拜水衡今繕監蓋古大臣班高而職清卿從之
儲也於以見朕重循吏勞還帥之意可

季鏞除陞直煥章閣依舊知紹興府兼主管
兩浙東路安撫司公事

漢黃霸有言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
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

又未必賢盛不如其故霸為西京循吏之冠其論如
此可謂天下之名言矣朕以爾帥越有治理故以大
匠召昔人選表於郡國之意也然未再歲三調守送
故迎新得無費耗公私乎吏得無緣絕簿書為姦乎
所易新吏又未必賢乎夫為寺監擇長官易為一路
擇守帥難是用進律奎閣姑為越人少留庶幾吏守
成規民拜終惠麥之兩岐禾之同穎者可食棠之蔽
芾者可勿剪且以慰鄭人歌僑河內借恂之意可

王鎔職事修舉除直秘閣仍舊福建提刑

朕患部使者之不行部不按吏也遂有辛酉元日之

詔爾自朝列臨遣乘傳入閩安居之日少而驅馳原隰之日多所至諮詢諒度情偽盡知審克平反幽枉必察凡大吏之有憑恃而饕墨者小吏之無忌憚而恣睢者皆馳驛以聞風力甚勁朕欲召歸顧難其代晉直木天以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之勸可

胡太初職事修舉除直秘閣仍舊知饒州仕者類曰番不可為他闢守人競趨之惟番多憚往者往輒弗績爾雅士也詞臣也為之朞年外則剜肉補瘡以供億王人急急之符牒內則節衣縮食以廩祿州家噭噭之兵吏勤勞甚矣然其為政不失儒

者指歸有唐元結陽城之遺風進直木天以上媿虞庭陟明漢朝選表之意爾其謹終如始以慰朕心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終

後村先生大金集第七十一

外制

錢可則陞直徽猷閣除浙東提韋

浙本東今之左馮漢家近親萃焉或者以謂難治然天下惟道理最大法行自貴近而始孰謂帝鄉之不可問哉爾為仁皇大長生茂陵昭文相之孫早有賢譽出典輔郡入冠望卽矣奎閣隆名輶車華遣非直煩以賓摘之事民利疚皆得以興除吏減否皆得以按舉詩不云乎不侮鯀寡不畏強禦朕所望於爾者如此可

趙希訪除湖南提舉兼知衡州

吾甚重部使者之選或采之士譽或拔之郡最爾頃
牧上饒當警遽未寧調度繁興之際而有酬酢之旨
拊摩之具與人誦之達于朕聽夫臺使按察之權大
於專城湘民兵燼之禍烈於內地孰能為朕勞來而
安集之歟瘦節郡符豈無他人顧以命尔惟其才也
爾其以昔治上饒者治一路繩束饗殘之吏使之革
心振德瘡痍之民使之復業以副朕不次擢用之意

指揮 武功大夫淮西副總管御前武勝左統制李

貴為郢城功賞除帶行閣門宣贊舍人

郢城之圍爾當東隅且戰且守不解甲者百餘日血
衣猶在吝賞可乎既陞總戎兼領閣職以旌勞績以
倡勇敢可

武功大夫淮東總管孫立柳世隆淮西總管
金之才兩淮制司帳前都統制孫應武武略
大夫淮西副總管吳思忠武義大夫淮西副
總管朱世英為漣水戍役功賞並除帶行閣
門宣贊舍人

漣水之役吾將士暴露戰甚苦三年然後克之閩臣
以爾六人者功狀來上吾尤重閩職命爾兼領益
禪

忠力以報國恩可

吳湜除廣東提舉

朕於當世知名士必詳試而後用之爾內丞奉常外
陳臬事資歷高矣朕念東廣監叢笑沛然有餘今
然築底宣時異事殊不可追乾淳之舊耶將由嘉熙
增鈔所致耶抑官吏洗手奉公者少而染指營私者
衆耶安得一剛介有守清修無缺之士往將使指裁
大臣以爾充遜其為朕正已律人以澄其源體國愛
民以養其本草去苞苴私覲則窘態紓不以膏脂自
潤則元氣復此皆爾所優為至於鈔法大因草有當

權時之宜商權歸于是者其草奏馳驛以聞朕將擇
而罷行焉可

新定郡夫人陳氏贈泰國夫人

小君錫命未歇芳華大數有終奄歸冥漠爰盼恤典
以播徽音具位陳氏延自良家長於禁掖居常輦從
見推魚貫之聯俄頃琴亡忽操鸞離之曲念久執盥
匜之禮詎容無簪履之情宜改沐封用光泉壤噫詩
人之美容脹委佗有若於山河釋氏之喻色空變滅
乃如於露電諒惟慧性必悟浮榮可

本朝名相家多佳子弟不惟韓呂二氏而已爾先清
獻當國之日雖淺然開忱布公之量休然有容進賢
退不肖之辨凜然甚嚴至今朝野推崇以為名宰爾
在家庭早有賢譽清獻之喪願解銅墨居廬三年世
有陟岵而謀起復者聞之爾風可以少愧矣由農官
擢樞掾豈特編摩云乎哉清獻帷幄之籌歲月未遠
爾其以膝下所聞手澤所記歷歷為吾大臣言之於
以見世家文獻之存亦可為省闥彌綸之助可

錚有開除樞密院編修官

編摩列於樞掾然官制既行或以達人為之至茂陵

而其送寢重有朝下除日夕兼臺郎者與三丞二著
等矣爾丞戎監未久而有此授豈不以其老成詳練
通世務而知邊事乎昔丙吉聞有警奏乃始科瑣邊
吏傳曰事豫則立又曰有備無患必待警奏然後科
瑣則已晚矣吾大臣方憂邊思職爾其竭忠益而佐
廟謨焉可

楊鋗除太社令

二令高遜令為奉常之屬爾左曉之才子也昉開朝
躋榮除在前益懋進修以對簡拔可

鄭璿除大理評事

朕患夫明法者之少也爾嘗中其科試邑稱治寺評虛席舍爾其誰今天獄久虛然郡國猶繁於刑奏當之上盈於几格以不忍之心秉平反之筆則可以無寃民矣可

張祿除軍器監兼權右曹郎官兼刪修勅令
朕以爾通於方左右具冥使之副大匠郎劇曹兼敕
局皆優為之異乎晉人清談不省何曹者夫才以用
而見循故常守尺度則進取之途狹越拘攣垓事功
則材智之士出朕厲世磨鈍之微權也擢長戎鹽小
却亦平挹九鄉矣爾其益養望舉職以副朕拔尤取

頴之意可

馬迂鷺除國子司業兼太子諭德

朕惟後世士有科舉之累雖韓愈以師道自任其誨
人猷不離於言語文字惟陽城首以忠孝教諸生明
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孝秀德行者升之不省親不
率教者斥之若佛衆而泥古矣及城去諸生何蕃等
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噫城何以使人至此哉所
謂不言而躬行者耶少司成弄印朕以爾身端行治
足以表率輒從省闈領神辟雍爾其以城愈遺意推
而明之將有孝秀德行者出焉可

葉寔除國子監丞

儒官之屬博士正錄掌學之教惟丞掌學之政絲粟事必涉筆焉爾誨澤宮有師道對延和有忠告昔惟課試諸生令位亞長貳學之教法政令皆與聞之矣培養益厚進擢未已可

金九萬除國子博士兼莊文教授

博士為儒者高遜唐以韓愈輩人為之官雖冷矣然道義私淑諸生以文字膏馥沾丐後學天下之至樂也唐人見愈滯于其官有國學頻頻之嘲豈知愈者哉爾在學省久矣今茲國子先生之授亞於長貳必

能踐傳道授業解惑之言必無冗不見治之歟朕將不次用爾可

王鎔除侍郎官

朕讀詩至四牡皇華之章其遣也以禮樂送之其來也又陳詩勞之蓋先王待臣下其厚如此爾秉傳入閩禽逋寇雪冤獄繩大吏風采竦然差人意久王尊比馭之後豈忘子牟存闕之心詩所謂勞使臣之來者不可緩矣朕惟選人屈伸通塞繫於吏部郎之筆爾昔兼領旣善其職今遂真拜益公乃心時方急才豈久滯於省戶者可

陳懋欽楊文仲並除太學博士

選師儒與選百執事異百執事以才師儒以學以望
其選顧不遴歟爾懋欽一封投畱直轂響撼爾文仲
萬里出峽貴名日起朕求經明行修可為人師者而
得兩生焉爾其進弟子員而私淑之使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可

曾穎茂除寶章閣待制依舊江西轉運使兼
知隆興府

職兼牧餌久煩荷橐之英詔獎賢勞俾陟松階之峻
仍其封部寵以事權具官某機圓而流畧通才高而

盤錯解出馳革罿所至澄清入從甘泉遂參獻納褰
帷而行赤縣衆謂神明拂衣而歸丹霞獨尋仙隱朕
顧念襟切矣卿欲安樂澗可乎重乘使軺併館郡
紱彼虜獸蹄鳥迹所過悉返耕鋤吾民鷄鳴犬吠相
聞絕無桴鼓但有貪吏解印而去不使長官負弩而
迎轍轍遠爪牙之嫌謙謙盡桑梓之敬載嘉美績乃
出新綸噫南國憇棠勿剪之陰常在西清簪筆俟對
之班最高毋為久居行且趣召可

楊修之除直秘閣潼川運判兼提刑提舉
爾者胡運寢衰蜀難稍紓然整居之冠雖去而負固

之叛自若此皆吾之故臣舊民也孰能為朕以忠義
勉其豪傑以恩信懷其部曲以寬大拊其黎庶豈非
部使者之責乎爾四州之彥外厯四麾二節內再為
郎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茲以延閣起家將指而西一
路禪臬事權不輕雖司存暫寓於古渝然號令寔行
於屬部爾其叱馭以趨鄉國之急以母負朕丁寧告
戒之意可

文林郎楊潮南盜賞循儒林郎

乃者盜起寧遠延及零陵二邑之民騷然失寧既而
遂討平之雖閫臣之功亦幕僚之助爾潮南與焉其

進一資以報爾勞可

朝奉郎新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韓
常持授朝請郎守本官致仕

士大夫砥名礪行或不為上之人所知若夫知之矣
又用之矣而奪之之速是可悲已始初改紀召爾裁
豸爾亦感慨許國幡然而起朕渴聞辰獻之告衆聳
聽朝陽之鳴遽以疾諉一夕奄忽烏虧亡之命矣遷
秩二等以昭朕惜賢之意可

周龍歸除太常寺丞兼沂靖惠王府教授
奉常之屬皆以待當世名流丞亞於卿少其尤

爾立朝有賢教教胄子宗藩有師道擢寘頌臺凡朝家
稽古禮文之事上可與長官下可與議郎博士討論
而修飾之豈特周旋揖遜於玉帛鐘鼓間哉直哉惟
清以對簡擢可

李獻可除司農寺丞兼國史

古史官必世其業自重黎下至談遷向歆彪固皆然
惟爾先人史學名世在京師者家有其書藏名山及
屋壁者或未之見朕患祐陵長編之繁蕪也方命諸
儒裁訂皆言爾有父風茲以扈農起家寔將屬
焉爾其疾驅以叶成一代之大典可

趙逢龍除司農少卿兼太子侍讀

隆古之世貴德而尚齒孟子雖以爵德齒為三達尊
又曰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然則有天下國家者之所
貴尚宜孰先哉爾德尊一代人之師表年開九秩
國之耆俊其清介雖頑夫興起其精悍雖少年不及
使事豈可久煩吾黃髮之老乎司農鄭康成之官也
備宋園公綺季之送也朕久側席爾毋俟駕可

親屬楊鑑楊鐸楊鑰為用漢國公主遣表各

轉一官

送尚未幾禮華奄逝朕念茶聖罔極之恩感愛女垂

致之言既加恩於鎮之重親三季皆鎮同邑各進華
秩噫朕於倫紀之際可謂厚矣可

祕書郎王世傑宗學博士黃應春為周漢國

公主遺表各轉一官

朕乃者館甥為之擇友爾世傑文律高古爾應春詩
學博士於是頗耆壽雋傳佳公子允閨門雍睦琴瑟
靜好者亦而轉導之功曾謂禮華遽至奄忽遺奏來
上愴然予懷加恩府僚各遷一秩以昭朕厚倫崇儒
之意可

潮散郎直寶章閣新權發遣池州軍州事趙

潘承事郎添差通判信州軍州事趙淇為白
鹿磯第二功各轉兩官

淝水之後晉賞群謝鹿磯之功不下淝水清也淇也
以宰相子與焉健旗來上姓名聯翩有群謝之風矣
各進二秩以勸有志功名者可

文及翁彭方迥並除祕書省正字

百執事惟正字與館職試而後命令正字徑除惟館
職必試重其選也爾及翁龍泉太阿之氣爾方迥秋
濤瑞錦之文敏價素定奚待給札及奏篇來上則又
懼切輸忠調直無隱覽者以為朝陽之鳴並擢是正

益養德望朕得兩生石渠東觀中有人矣可

晉夢叟除秘閣修撰福建提舉

朕重名流而敬端士召爾而未至也側席以待之且至也虛柱史經筵以處之然爾雖翔而未集將覽輝而不果下則又為之悵然太息昔王仲舒厭事不樂在京師願得一道以自見此朕命乘使者車之意也閩為郡八貞山之民剽悍瀕海之民貧窶牧伯多顯人郡邑少良吏爾其叱馭而往為朕拊柔其剽悍者振德其貧窶者而繩其強禦不受令太其饗墨不奉法者則在外猶居中也方今名流端士指不多屈朕

前以表郎儲宋召爾而莫致後以鄉部漕節卑爾而辭行士風不競久矣如爾之所自立韻高而識遠一代不教人耳洪都距爾寓里接壤巋然大藩命爾部符焉有需次歲月少休息有故鄉水丘可釣游吏士以承熟告則文老幡花兒童竹馬迎于境上矣然朕每念久不見生豈必果為此行哉可

雷宜中除廣東提刑

昔臣光相元始以十科拔士而監司一科必以聰明公正者充選豈非聰明則無壅蔽公正則有風力歟爾曩為諸生舉幡累疏有符融郭泰之名晚為宰士

擬筆十反有州平幼宰之忠偶以風聞而去事久論定朕懷其賢起陳臬事嶺民多貧薄地惡也南官鮮廉白天遠也爾其寨惟露冕勤求隱瘼飲冰食檗痛哉餐殘平反多則罔圖無寃囚矣誅求少則嶺海如近甸矣夫如是則無愧於元祐遜監司之意亦可對揚朕辛酉元日之詔可

林彬之贈中大夫

惟茲四人甫峻松階之陟慙遺一老忍聞薤露之歌其進崇資以旌舊德具官其中而不倚介而能通鄉評稱其善人輿論謂之長者殿前作賦贍禹一時祐

中彈文芬香十載持橐方濃於主眷辭麾遠避於相嗔朕恩耆壽俊之賢爰加異數卿愜歸去來之興自佚高年曾不少留為之深悼噫候西清之對寔參雍從之華顯南陽之阡咸羨秦官之古可

牟子才除寶章閣待制知溫州

朕惟東嘉之名郡擇牧良難有西清之舊臣僉言其可庸峻松階之陟以增竹使之華具官某經濟之英論思之老入而持橐從警蹕於甘泉出而建牙護風寒於采石卷舒以道出處何心朕旣焚中山之謗書爾宜得康樂之補處列之次對寔之近畿雖需次之

小淹然起家之甚寵噫望之試馮翊之政猶待考詳
子牟存魏闕之心不忘忠愛可

曹孝慶陞直寶章閣除浙東提刑

朕仰憲慶歷達監司之意而於諸道刑獄使者尤不
輕授况浙水東乃朕之豐沛乎爾以才學自奮踐更
中外端介而不苟從韜晦而不亟售項列省闈向用
矣遽擢風木之難而去朕常懷之茲御祥琴出節起
家爾其奉辛酉元日之詔廣咨諫以通下情公舉刺
以清吏習多平反以雪獄冤使越人皆曰朕為帝鄉
間求膚使如此則無負於臨遣矣可

吳君擢直煥章閣知嘉興府

嘉禾郡去天咫尺素稱樂土今歲又大有年然田里
之愁歎者未銷散流徙者未復業朕思得良二千石
以勞來安集之爾久掾省闈知朕德意嘗畿輔知
民疾苦其佩左符以往昔唐人覽春陵行之篇 得
結輩十數公可使萬物吐氣彼乃荒遠小能行其
志如此况爾所治乃右扶風十萬戶州乎宣布
條以鎮雅俗可

金書樞密院事楊棟乞以特轉一官回贈故
婦楊氏音贈安人

士大夫恩貳於父母若王父母若昆弟則有之矣曰
貳女兄自吾樞臣爾始生靖恭揚之裔嫓江張之
孫賢而不壽宰木已拱而樞臣尚右之感如新豈非
疇昔女婆之戒靈均道韞之勉幼度者不止於渝
而已有切偲之益為其加婦爵以昭友恭之誼可

魏洪除知安吉州

古扶風去秋之水苔雪為甚今歲乃大熟前之阻
飢者含哺鼓腹流徒者襁負復業拊摩而緩之非
良二千石責乎爾秀出故家早有為朕牲鎮
雅俗昔詩人頌魯僖公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爾之

哉使愁歎之民吐氣饑殘之使草面則郡人必曰是
淳熙賢相之孫淳祐名從之子寔穀轉聞嗣有褒擢
可

劉震孫除太常少卿

漢起朝儀兩生莫致其言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
可興此論為漢初發也我家祖功宗德重熙累治三百餘年異於五載而成帝業者始兩生值今日幡然
入閔矣爾學職節守為言祐丞相諸孫家文獻與國
基祚相為長久朕屈指端平朝士凋零無幾惟爾嶷
然殿後沃轡而歌皇華豈若使之端委而治風禮哉

擢貳頌臺今而後聚頌者有所折衷求野者有所稽
據法從闕當以次補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第七十一

第 55422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園短大図書館
928 二 17



秀

德林集

良石堂

